

胡薇麗譯

社會環境與社會工作—高度

—工業化社會的社會工作教育

譯自 Social Relation and the Social Work Response :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a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壹、高度工業化社會的情況

1976年，是美國開國二百週年紀念。二百年來，美國已由農業社會邁入了高度工業化的社會；領土、人口及國家財富也增加了不少。但過去四十年中，為滿足人民經濟、衛生及社會等方面的需要，各項社會福利計畫與措施應運而生、拓展極速。社會福利已制度化，成為改進社會問題的一項主要方法。

在1970年代，美國已是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而估計在1980年代，全美將有三分之二的勞動力人口從事「服務業」工作（service work），國家用在服務方面的經費亦將隨之增加。由種種跡象看來，未來將步入「服務性的社會」（Service society）。1970年代，雖然經濟成長率顯得緩和，但服務方面的成長率却增長極速，國家支用在衛生服務的經費最多，社會服務次之。

人們基於社會、心理等需要而要求更多、更佳的服務。一般民衆生活水準因普遍提高，許多中、高階層人士就進而追求更進一步的心理需要，如歸屬感、成就感及自我實現等，也因此而需要心理衛生、家庭等方面的服務和其他方式的諮詢。高齡人口壽命延長，使得退休諮詢（Retirement counseling）及老人社會服務亦隨之勃興。為處理酗酒、濫用藥物及有

關的社會問題也訂定了多項計畫以應需要。

有許多人仍無法提高生活的實質，貧窮與種族問題仍使他們備感困擾。目前，美國有2,400萬人生活在貧窮家庭中（年收入低於五千美元），其中黑人家庭平均收入佔白人家庭的61%。過去幾年來，失業率大增，加之物價上漲，使得低收入的家庭所得亦相對減少。對於這些人，我們要考慮的是他們的「生存」問題，而不是其自我滿足的需要。

在美國這樣的富庶國家竟有貧窮問題存在，不啻是為社會工作界和社會工作教育界出了個大難題。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專業人員加入心理衛生與社會服務的行列；另一方面，更需努力解決貧窮、種族問題及連帶引起的其他問題。社會服務並不能代替足夠的收入，良好的健康或舒適的房屋，實際上，這些基本需要應該是社會政策與社會計畫中首先要考慮的因素。

社會工作教育應配合人們的需要。社會中有些人缺衣、缺食或缺屋；有的人却著重身分，自我實現；當然，這兩類需要都值得重視，但如何將之適予調和是今日社會工作教育的一項主要任務。

貳、社會工作教育方式與品質方面的趨勢與相關問題

1970年代，美國的社會工作教育仍處於發展與變遷的階段，但成長率已趨於緩和，這是因為政府用於服務及高等教育方面的經費日益削減，而訓練計畫及學生漸增的緣故，這種情況在大學部尤為顯著。社會工作教育協會（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目前已公認社會工作學士學位是最基本的專業學位，許多大專學校皆開始新計畫或擴充現有計畫以應大學部學生的需要。一般說來，大學部著重基本知識與技能的傳授，而研究所則較重專門化的知識及技能的開發。但無論在那一階段，學生皆能接受專業訓練。每年，博士班都造就了不少教學人才，他們對社會工作知識的理論與經驗方面所知甚多，但社會工作教育漸重視以研究成果，利用研究來協助學生做實用的更周全準備。由於知識範圍日益廣泛，社會工作系提供了不少專門的課程使學生有所專精，也使用錄影錄音機及其他設備以教授工作方法及補充課堂講授的不足，使得教學方法因此而更形複雜。

現在，我們提出1970年代對社會工作教育最具影響的四種情況，分別加以討論。

一、人力需要的改變：美國已邁入高度工業化的時期，科技的發展加之通貨膨脹的影響使每年的國民生產毛額高於兆元。此種社會的特色之一是重服務（service）而非財貨（goods），國家人力只有極少部份用之於生產，而從事服務者却日益增加。

高度工業化的發展免不了會發生許多社會問題，必須由政府及民衆雙方的共同努力才能解決它們。因此，數十年來衛生與社會服務的發展極為迅速，美國勞工部曾估計1970年的社會服務工作人員約17萬，至1980年將增至253,000人，增加率為49%。

由以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綜合說明中可看出目前人力需要的方面：

(一)在以重機械工業技術為基礎的新經濟制度下，造成高度失業及無法就業的現象；社會安全體系日受重視，發展迅速。

(二)由於衛生服務極為重要，而需此類服務的人數大增（尤其是老年人），使得衛生服務措施日趨廣泛。

(三)犯罪率高（尤其在都市地區），加上人們希望對犯罪者能有適當的處置，使得司法審判及一般法律服務隨之增加。

(四)機關式教養的經費不斷提高，但其是否有效，實有待商榷。因此，制度化，以社區為基礎的方式日受重視。

(五)由於社會重視特定人口的需要，所以老人、青少年、失依兒童、受虐兒童、殘障者、長期依賴者、女子等服務大為增加。

(六)國家用於社會服務之經費日增，一般人民漸重視各項措施與計畫的價值與效用。

以上趨勢對社會工作教育適應一般及特殊人力需要方面均有影響。

甲、社會工作大學部課程的發展：

由於社會服務的人力所需大增，工作人員角色的改變，使得學士程度的社會工作人員供不應求。國家社會工作人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以下簡稱為 NASW）及社會工作教育協會（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以下簡稱為 CSWE）皆公認社會工作碩士學位是最基本的專業學位或進入社會工作界的基本條件。CSWE 為社會工作大學部課程的新訂標準是認為每一社會工作學士對專業工作皆應具備相當的知識、技能與才能；因此，大學部的師資亦亟待補充。

乙、對碩士學位的再重視：

大學部課程的改變引起對碩士班課程的重行評價，亦使得碩士課程有所專精再受重視。以往課程採用一般性，而目前多數教師已將課程濃縮，以達「專精」的目的。這種濃縮的方式並無一定的規則可循，只是在為個人、家庭提供服務以及透過行政、政策和社區組織的方式提供服務有所區別而已。有一些研究所的教師強調以問題為中心（problem-focused），因此對心理衛生、犯罪審判、衛生及社區發展等方面的特殊課程內容特別重視，課程發展亦受社會運動及國家政策趨勢的影響，有關少數民族、老人、女子、兒童受虐、殘障、計畫之評價、管理方法、社會運動、國家政策以及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新課程都先後開設。有些學校為使大學部和研究所的課程連成一氣，已縮短碩士班的課程，通常具社會工作學士學位者，只要修習一年即可獲得碩士學位。但是，如何適當配合大學部及研究所的課程仍是目前美國社會工作教育界的一個大問題。

丙、博士班課程的擴充：

社會工作的價值漸受重視，加之大學部亟需師資，因此，博士班的課程大為擴充，欲修社會工作博士學位者漸多。多數學校授予以基本研究為主的博士學位，亦有學校授予診療方面的博士學位，但是否適當，目前尚無定論。

丁、社區學院的比照專業化教育（Para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Level）：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使得社區學院擴展極速。許多二年制學院頒贈特殊社會工作或相關文學士學位予比照專業者，如公共救助人員、保育工作人員等。目前此種學位並不在 CSWE 認可的範圍內。

二、高等教育的改變：1960至1970年代，美國大學教育發展的趨勢是一般學生都認為教育應以「職業」為目標（career-oriented），他們希望能學有所用，適應國家所需。

由於小學、中學教師的需要量大減，出路甚窄，願受師範教育者不多，許多人轉而接受衛生及服務方面的教育訓練，包括社會工作在內。

社會的需要和學生的需要促使社會工作教育發展極速。最近卡內基委員會（Carnejie Commission）及衛生教育福利部專案小組（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Task Force）發表的「紐曼報告」（Newman Report）中，一再強調高等教育應切合國家在衛生及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實際需要。此類報告及相關的政府政策的影響使服務方面的訓練計畫大為增加。

效學一例說明高等教育趨勢影響社會工作的情形。1966年聯合衛生法案（Allied Health Act）公佈後，許多大專院校開設與衛生有關的課程。技術學院、社區學院及大學皆有相似的情況，聯邦政府因此為大學教育提供了相當的經費。一些大學部的社會工作課程是在衛生、人類服務等學院中開設。

具專業教育歷史的大專院校特別強調專業應用。至於未辦過專業訓練的大專院校欲開設人類服務方面的課程則無例可循。結果，培養個人生活經驗、學識修養以及對社會有貢獻的專業知能之開放式教育反不如傳統式通才教育受重視。但許多學校已開始在儘量

不破壞傳統式教育的原則下在大學部開設特殊訓練課程。

三、再教育的必要：社會工作員角色與功能的改變，知識範圍日益廣泛，使得再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實有必要。十年前或二十年前受過基本訓練的社會工作員，以往在精簡社會服務人員的衛生機構、學校和其他服務機構並不受重視，如今已有的新的職業與地位，實不可同日而語了。其他社會工作員亦由直接服務的工作轉而擔任督導及行政方面的職務，但他們並未受過這些方面的訓練。即使是就原工作的專業人員也認為有學習新理論和新工作方法的必要。

並非只有社會工作界認為有再教育的必要，就是醫學、法律、工程等專業也都認為吸收新知識、新技能確屬所需。公立學校的教師早就規定必須接受再教育才能換領新教學證書，有些州對醫師、護士也都有同樣的規定。雖然法令未規定社會工作員必須如此，但 NASW 和 CSWE 對專業學位（professional degree）以上的教育皆十分重視。

目前，大部份的社會工作學院都提供再教育的課程，多半是為有興趣唸較高學位的人提供有學分的課目，也為求新知識、新技能的專業人員安排無學分的講習會或研討會。有些學校為特定機構的職員提供訓練計畫，如公共福利或心理衛生方面的訓練等。還有為任新職者提供策劃及管理服務機構的特種講習班。

社會工作訓練方面的再教育雖然發展極速，但仍處於初步階段。再教育的課程應硬性規定或可自由安排，仍無定論。社會工作從業人員在訂定再教育的課程及籌措充分的經費方面應擔任任何種角色仍難以確定。但無論如何，再教育已成爲社會工作訓練的一部份，其未來的發展是可預見的。

四、社會工作界的需要：為適應新的需要，CSWE 在全盤研討社會工作教育之後，1972年10月開始重新評價社會工作界與社會工作教育間的傳統關係。過去四年中，社會工作界及社會工作教育界的代表曾組織一專案小組以從事以下各項任務：

①研究並說明社會工作界及社工教育界間合作的有利方式及可能限制。

②認清社會工作界與社工教育界地方性及全國性的有效合作方式。

③建議社會工作界及社工教育界全國性及地方性合作的有效方式。

④比較實際與理想的合作方式以創造更好的溝通模式。

⑤對 CSWE 有關部門做適當的建議以促進工作界與教育界間的交流。

專案小組所做的聲明曾在1976年3月為所接受，此項聲明一再強調社會工作界及社工教育界有責任共同擬定教育計畫以適應當前社會變遷的需要。而社會工作從業人員及影響教育方案之決策人員皆有機會參與教育計畫。同時建議社會工作教育計畫應由學校及實習機構共同定期加以研討。實際從事社會工作者應有機會擔任教職，教師亦應有機會擔任實際的工作，如此，雙方皆可為教育盡一份力。為使雙方皆能積極參與實習指導，實習機構之教育計畫應說明其共同目標，並將此種協議透過官方政策聲明將之發表。實習指導者和學校的其他教師一樣，必須負教育之責。此外，必須認清適當實習指導所需及可用的資源，並在社會工作從業人員的工作範圍內盡量安排充分的實習指導時間。

實習機構與教育機構必須對不同程度的畢業生分別訂定判斷其能力的標準，並共同評價其工作表現。同時，雙方應共同擬定任職條件與工作陞遷法以供影響社會工作畢業生就業及發展機會的「雇主」所使用。同時，在再教育、研究計畫、服務的革新、爭取經費，以及評價社會服務的施行情形等方面皆須相互合作，惟其如此，雙方才能得充分的資源與經費可致使用。

叁、社會工作課程之趨勢與相關問題

社會工作計畫是針對社會問題而擬定的；酗酒、老化、兒童受虐、保健和較早期的心理衛生、家庭服務及公共服務一樣，已成為社會工作課程內容的一部份。政府政策、學生志趣，以及教師不同的專長皆影響課程的內容。

多數研究所除研究社會問題或特定社會服務之外，並使學生有機會研習一種或多種社會工作方法。學生可以準備從事個人、團體或家庭方面的服務；或選擇研究組織、計畫、衛生和福利服務方面的技能。目

前，許多研究所還提供有關社會服務機構行政管理方面的特殊訓練。雖然各校強調的重點及課程安排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大部份的學校皆使學生有多種的選擇機會。

多元性訓練計畫的實施與推廣是課程的改變之一，此種計畫係將社會工作和其他專業性，人類服務方面的訓練融合在一道。有些社會工作研究院已與法律、建築、或工商管理學院共設雙重學位（joint degree），在衛生科學院、社會和行為科學系亦開有共同的課程。在大學部，亦有一些課程有組織、有計畫地與衛生和人類服務聯合學院的課程互相配合；因此，增加了多元性訓練的機會。此種安排方式雖可使學生能得較佳的學習機會，但也因而使社會工作課程的內容更形複雜。

許多學校都認為有必要擴充有關貧窮、種族歧視，及其他美國社會的基本問題等課程內容。因為，高度工業化的社會需要有敏感、具知識能力的專業人員處理這些社會問題。

一、社會政策對課程的影響：近年來，有關社會福利計畫之社會政策發展多少對社會工作課程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也許，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社會工作界對聯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重視「效用」（accountability）的反應了。強調某種形式的效用就是希望社會福利計畫及人員對其所做所為可提供更佳及更完全的資料。起初，注重「效用」，並不能全為社會工作員所接受，部份是因為許多報告顯示社會工作計畫是不負責任，甚至是毫無效果的，但漸漸地他們終於接受了這個社會事實。而判斷「效用」的標準及方法也漸融入了社會工作課程之中。雖然這些發展對社會工作長期性的影響尚須進一步探究，但能瞭解實際進展情況是很有幫助的。無論如何，強調「效用」與社會計畫的經費漸受箝制的情形極有關係。

其他聯邦社會福利政策的重要發展，如稅收共享、稅收分攤作社會服務之用等，對社會工作課程尚無顯著的影響。這些發展都是新近才開始的，對教育界的影響尚未明朗化。但有一項例外是在衛生方面。因為預料政府將施行某些形式的健康保險，加之有關衛生計畫的重要立法的頒行，社會工作教育增加了不少有關醫療、衛生方面的課程。當然，課程內容仍受特

定時間內重要社會問題的影響；如，數年前一般人對濫用藥物的問題十分重視；因此，不少社會工作人員加入了這方面的工作。但後來大家不再強調這個問題了，而有關此方面的訓練、經費等日漸減少，社會工作對濫用藥物等相關課程也就不受重視了。

社會工作課程的瞬息萬變產生了不少教育上的問題。因為針對某一問題尚未開設適當的課程，另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又出現了，通常沒有其他的資源可效應用。這種情況使得對長期的社會工作和社會福利問題難以找出適當的解決方法。但公眾及國家政策的壓力十分強烈，公共社會福利政策及決策時政治情況的轉變在短期內對社會工作教育仍有直接的影響。

二、少數民族權利問題對課程的影響： 種族問題被認為是美國最嚴重的問題。一九五四年最高法院曾裁定學校採種族隔離為非法，引起了種族間的「危機」，最早影響到的是南方的黑人；之後，擴及到全國，包括西南部的亞洲人、奇可諾人（Chicanos 為墨西哥人與印地安人的混合種），東部的波多黎各人和其他重要地區的土生美國人。

雖然多數的外來移民希望能在與其種族、文化、宗教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求生存，但如奇可諾人和土生的美國人等却不能因為要求領土、文化、地位等自治的特殊待遇而否認整個美國的整合現象。一般說來，追求政治權力及經濟進步是有利於社會文化之同化（sociocultural assimilation）而非種族之認同（ethnic identity）。因此，一般社會大眾保持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並不是個政治或經濟問題。

種族問題被認為是一個政治現象，有礙於經濟進步和文化的多元性（cultural pluralism）；少數民族依種族、文化及民族主義運動而結合以達社會、政治和經濟改革的目的。富庶之國出現嚴重的貧窮現象，是個國家問題，必須訂定國家政策予以處理。「消滅貧窮」（War on Poverty）即表示國家有義務確保現代公民的基本權利，包括經濟機會的平等在內。

也許推行「消滅貧窮」時期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使不能參與經濟發展及獲得相關利益者可享受法定利益（vested interests）。因此，一旦政府重視有色人種的階級利益，他們也就對政治有所影響了，此

類團體開始公開批評現有權力和地位結構的不當。

社會工作教育界也成為競爭平等參與與資源共享的小天地。有色人種從事社會工作教育者，希望 CSWE 能發揮其影響力以改變目前社會工作學院中不平等的現象。1968年，CSWE 曾極力促使各社會工作學院不分種族、膚色、信仰、原有國籍，以公平合理的原則審核申請人。同年，CSWE 新訂一準則，要求各學校證明確保其學生、教職員中文化差異性（cultural diversity）。同時，CSWE 還成立一少數民族委員會（Commission on Ethnic Minorities）以吸收少數民族的學生、教師及擴充相關之課程。1971年，由少數民族團體專案小組先後成立以研究大學部及研究所教育有關的問題，並就社會工作教育未來的計畫設計向 CSWE 做建議。這些專案小組人員所遭遇的一項難題是社會工作教育界缺乏少數民族參與其中，且有關處理種族問題的課程甚少，資料不足，教育界對少數民族的努力不願鼎力支持。黑人專案小組（Task Force on Blacks）專研究社會工作課程問題，其曾做一重要建議為課程改變的參考，即：黑人的歷史、生存方式及行為表現是其在被統治情況下經驗的結果。社會工作界及社工教育中多數的白人及少數有色人種間的複雜關係是訂定課程時不容忽視的問題。

目前，社會工作研究院中的少數民族學生仍不多，而社會工作界中亦鮮有少數民族的工作人員，即使有，職位也甚低。為適應學校的需要，已有計畫開始培養奇可諾及波多黎各的社會工作師資。

雖然社會工作教育界有責任處理當前的少數民族問題，但一般說來，情況並不樂觀。聯邦支援經費的削減對社會工作教育資源均衡分配的成果大有影響。有一值得注意的趨勢是處理種族問題多採用協助貧弱者的方法，而甚少採用經濟和政治階級組織和方法。

1970年的人口調查及1975年隨機樣本報告均顯示：少數民族的前途仍不樂觀。雖然社會工作界並不能對此問題負全責，但仍應盡力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並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

三、女性主義對課程的影響： 目前在美國，約有三分之一的婚姻會走上新婚的結局，而16歲以上的女子約有46.8%均在工作，墮胎是合法的，人口的成長率幾乎等於零。對女性提供的服務已呈過剩的現象

但仍在擴充之中。全國心理衛生協會（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曾花費一百萬美元專研究強暴問題，也建了不少女子診療中心，女子由女子諮詢，有一些團體協助女子適應新的角色；醫療計畫主張採用合作的方式，重視女病人的需要，一反過去以男性為主的傳統方式。社會工作學生被安置在此類機構，學習如何組織及研擬這些計畫。

瞭解這些情況還不够，還必須對女子內在的社會意識（social awareness）加以探究。四十年前，社會改革家曾極力為女子爭取投票權，但對其後女子角色的演變情形則所知甚少。但目前一般人皆認為女子的角色是個重要的社會問題，由於態度、價值的轉變如此迅速，對社會工作影響至深。CSWE曾訂定有關以下各方面之準則以供學校參考：①女學生之增加、入學許可、獲得獎助金。②女性教職員之增用、選擇、派用、晉陞、任用期。③開設一些課程，使學生對子女角色的轉變及其在社會中的地位能有所認識，並促進學生更有效的社會工作創新（social work intervention）能力。同時，應注意是否課程範圍內包括有關女子和其對社會貢獻的現代知識，是否已脫離了性別偏見的窠臼。

CSWE還指定一研究女子及其角色的專案小組，鼓勵女子爭取社會工作教育較高的行政地位與教職，並為學校計畫開設的課程提供資料交換中心。由三百位社會工作教育者組成的「女子組織委員會」（Women's Caucus）是一個特殊團體，是研究社會工作教育所有關於女子方面問題的組織。

雖然女性主義的風行仍在初步階段，但不容否認，其對社會工作課程確有影響。因為其使傳統的心理治療法有重新商榷的必要，且由於社會中女子角色的改變，許多計畫與服務必須重加研訂或創新。

四、社會發展對課程的影響：美國被稱之為已發展的國家，但這種特性只有在國家財富和工業化方面可說是確實的，若就社會發展而言就不盡然了。由貧窮問題的研究中可看出美國的落後之處。雖然美國的經濟頗富足，但是對衛生、住宅、營養、教育、就業、充分所得、司法審判及許多其他方面却未做到深謀遠慮，缺乏適當的對策。國家富足，但許多個人及團體的需要却仍懸宕著，久久未能獲得解決。

其實，就社會福利方面而言，幾乎世界上所有的

國家都可說是發展中的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即使再富足的國家，也未充分利用其財力與人力資源為國人造福。結果，每一國家多少處於經濟社會未發展的階段之中。目前，在工業化經濟體制之下，只有極少地區能自給自足；一地往往需要其他地區的資源；因此，一個國家的富或窮是與其他國家的發展有極密切的關係。

社會發展意指一種有計畫的改變，以使社會政策與措施能與人類需要做適當的調和，社會發展不僅重視廣泛、調和的國家及地方政策和計畫，並且要協助地方上的人發揮對政治和科層組織的影響力以使其特殊利益更得保障。就某種意義來說，社會發展是社區組織和社會政策及計畫的綜合。而政治策略、經濟發展、政策分析、行政管理、及評價研究等皆溶和於社會發展之中。

有許多社會工作學院已開始就社會發展的觀念訂定其課程。舉例來說，明尼蘇達大學的社會發展學院在大學部是訓練學生在社會發展方面初步的能力，在研究所則訓練學生充分的專業能力。最近有七所大學曾合組一國際社會發展的大學團（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課程內容基於以下的國家需要，即：①有關發展的良好社會政策；②永久的社會正義，特別重視國家財富的公平分配；③人民參與政策的說明、計畫與實施；④建立制度以改進社會及文化、國家的基層結構。

其他有關社會發展的課程還包括人類需要、社會政策、計畫和行政等，目的在協助學生獲得以下的技能：①為社區團體及科層組織提供服務的能力，協助彼等認清需要，訓練集體自助的地方領導權；②分析、解釋及協助推展社會政策的能力；③有關社會服務的計畫、組織和行政管理的能力；④蒐集、處理及宣導有關政策和措施的能力，包括設計及進行陳述性和評價性的研究；⑤以科學和有效的方法學習更深入的社會工作專業知識並改進社會發展中的研究及推行技術。

肆、美國社會工作教育 目前及未來的問題

由於時間、空間的限制，我們無法再做進一步地討論，最後我們提出一些問題做為討論的參考之用：

甲、有關教員重點的問題：

一、使社會工作學生有能力適應不同程度的人類需要：①為適應因貧窮、種族問題產生的基本需要以及因隔離，缺乏認同或其他富足社會問題產生之生活品質的需要所採行的訓練應如何加以適當調和？②社會工作教育應著重培養學生擔任社會發展的工作，抑或諮詢、治療方面的工作，或是二者並重？

二、國家政策的影響：①社會工作教育與行政、司法、立法等決策如何適當地配合？②課程應如何與政府政策及經費使用項目相配合？③社會工作教育應如何協助政府訂定為民服務的政策？

三、與社會工作界的配合：①社會工作界對社會工作教育之方式與內容應有多少影響？②學校應如何訂定其教育重點？③社會工作教師應具多少實際工作的經驗？④社會工作教育應如何適當配合社會工作界及高等教育的趨勢？

四、配合學生的興趣：①學生的好惡對教育內容及安排有多少的影響？②課程的擴充如何與學生需要相配合？

五、人力需要的配合：①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是否應依計畫中的人力需要而定？②是否目前的社工教育成長率已超過市場需要？應予控制否？如應控制，應採何法？

乙、有關教員方式與內容的問題：

一、大學中社會工作訓練的地位：①是否應鼓勵多元化的訓練？如是，那麼社會工作教育與其他有關人類服務方面的教育有何區別？②以問題為中心的訓練及與以職業為中心的訓練應如何調和？

二、大學教育與研究所教育的連續性：①社會工作學生所受之專業訓練應達何種程度？②大學部中的一般教育與專業教育應如何配合？③研究所的教育應偏重專精的教育，抑或亦應包括一些基本的重要課程

內容？

三、治療或開業博士學位（The Clinical or Practice Doctorate）：①博士班課程是否配合進一步工作上的需要？②如是，碩士班課程、治療博士課程和研究為主之博士班課程間應如何適當地配合？

四、社會工作中的比照專業訓練：①對社區學院訓練比照專業社會工作人員是否應行「品質控制」？C SWE 是否應認可其學位？②社區學院與大學部社會工作課程應如何地配合？

五、再教育的地位：①社會工作人員的再教育是否應行法定？②以機構為主的工作人員發展計畫與以大學為基礎的再教育有何異同之處？

六、社會工作教育的價值：①教育計畫的價值如何判定？②是否所有的社會工作訓練計畫均應訂定評定其效用的標準？

丙、有關社會工作課程的問題：

一、一般教育與特殊教育：①在所有社會工作訓練中那些課程內容應視為基本的？②社會工作教育應專至何種程度才恰當？這種專精應以計畫為主（program-focused）抑或方法為主（methods-focused）？或是兼重二者？③判定專精的程度與方式的標準應如何才適中？④訓練應求異？或求同？應如何適當配合？

二、有關少數民族權利及女性主義的內容：①如何將種族問題、兩性問題、少數團體問題、女子問題等適當融入社會工作課程中？是透過特定課程，或透過現有課程？或兼採二種方式？②所有學生應瞭解多少此類內容？

三、課程內容的擴充：①是否可訂定選擇性的標準以決定社會工作課程的適當內容？②知識的增加是否需要更長期的訓練？

惟有上述這些問題獲得認識與解決，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才能更適合高度工業化社會的需要。